

論日譯漢之翻譯簡化

林慧如

本文針對 Mona Baker (1998) 所提翻譯文本三大普遍特徵 (universal features) 中的簡化現象 (simplification) 進行研究。首先，透過對多位譯者的觀察，探討簡化成因是出於「選擇性調整」(optional shifts)、還是「義務性調整」(obligatory shifts)。其次，針對四篇由準譯者 (譯研所修習第四學期課程之研究生) 譯出的語料，進行簡化手法的分類及分析。同時，再加上一篇成熟譯者所譯的文本做為檢證之用。藉此觀察簡化的屬性特徵及其內部結構，以探索其成因並進一步將簡化的操作梳理成可從源語端順次排列到譯語端的線型描述。

語料分析結果顯示，三種簡化類型的使用頻率依次為刪除、弱化、簡縮。刪除的意義在「去蕪存菁」；弱化則出於「突顯訊息焦點」之需；簡縮的主要意義在於「修辭功能」，如「同義避複」及成語的運用。其中最重要的簡化手法就是訊息刪除，所佔比例超過全體之六成。從各種簡化手法的分布來看，譯者所做的訊息取捨，明顯偏向於譯語端。由源語端向譯語端依序排列，內容包括：「知識背景共有」、「語意重疊」、「訊息強弱調整」、「觀點改變」、「源語特質」、「順應譯語」、「譯語修辭」等。

關鍵詞：簡化類型、簡化成因、線型描述

收件：2008年4月30日；修改：2008年6月30日；接受：2008年10月2日

Simplification in Japanese-Chinese Translation

Huey-ru Lin

The study sets out to investigate the phenomenon of simplification in translation, one of the three universal features in translated texts, brought forth by Mona Baker (1998). First, through observation of several translations, the study discusses whether the cause of simplification is “optional shifts” or “obligatory shifts.” Second, four texts translated by quasi-translators (students of the fourth semester students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are categoriz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features of simpl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one text translated by a senior translator will be used as a benchmark. By examining the features and structure of simplification, the study attempts to discover the cause and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simplification in a linear way from the source languag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Analysis of the texts shows that the three types of simplification appear in the order of deleting, weakening, and shortening. To delete means to “get rid of the redundant”; to weaken means to emphasize only the focal point of a message; to shorten means to “modify”, such as the avoidance of synonyms and the use of set phrases.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simplification, the deletion of messages ha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accounting for 60%. Judging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simplifying techniques, when translators choose whether or not to simplify messages, they take the reader’s acceptance into consideration. From the source languag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causes of simplification may include “shared background knowledge”, “overlapped meaning”, “adjustment of the force of a message”, “change of per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ource language”, “accommodating target language”, and “rhetoric of target language.”

Keywords: type of simplification, cause of simplification, linear description

Received: April 30, 2008; Revised: June 30, 2008; Accepted: October 2, 2008

壹、前言

譯者居於源語作者與譯語讀者之間做為溝通橋樑，而在訊息轉換過程不僅涉及語言差異的問題，更受到文化、歷史、社會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約，當源語的訊息內容以他種語言表達時，可能受制於譯語端語彙空缺、譯語語法形式、譯語常規、甚至讀者接受度等因素，而面臨形式與內容無法得兼，必須運用翻譯技法將源語訊息加以調整的情況。從而，本文擬針對日漢翻譯過程的譯語簡化（simplification）現象進行研究。

儘管譯語的簡化現象早在 Mona Baker (1998, pp. 288-289) 於《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即正式提出。只是，前人對「簡化」研究多著重在描述簡化內容（what）而少從如何簡化（how）的角度切入。其次，就語言方向而言，Mona Baker 從英語翻譯語料庫（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簡稱 TEC¹）所得到的研究結果，雖可相當程度對照到中文，然而對中文部分著墨畢竟有限。再者，過去對翻譯簡化之研究多從源語和譯語的比較著手，而較少探討譯者所扮演角色。從而，本文之簡化研究擬以下述兩點為探討重點：

一、語言方向與簡化的關係

本研究擬從確認以及檢驗的角度出發，補強前人研究，尤其將探究不同語言方向的簡化程度是否存在差異。關於語言方向和翻譯簡化的關係，重點在釐清日漢翻譯的簡化現象是否受到源語端或譯語端的影響，是基於語言屬性特質的不同、語法形式的差異，還是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所導致。

二、簡化成因與譯者角色

前人對翻譯簡化的研究多偏重對於翻譯策略的描述，對於簡化

成因著墨較少。其次，譯者是譯語形成的主體，甚至 Blum-Kulka and Levenston (1978, p. 399) 也說運用簡化策略規避辭彙空缺是譯者的職責所在。因此，探討簡化現象亦應納入譯者因素，從譯者行為觀察譯者的翻譯選擇，而譯者的翻譯選擇是純粹受到語言系統差異的影響，所進行的義務性調整 (obligatory shifts)，抑或出於譯者主觀認定的選擇性調整 (optional shifts)² 也應一併觀察。

貳、文獻探討

以下評析翻譯簡化的前人研究，奠定簡化研究之理論根據，並從中確立後續探討簡化成因、操作方式等層面時所應掌握的重點方向。

一、Nida 之研究與翻譯簡化

Nida (1964, p. 166) 認為翻譯並不存在絕對對等，譯者應該盡力做到最貼近的自然對等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調整」(adjustment) 即是譯者追求自然對等的手段。

Nida 對於使訊息趨於簡化的調整，稱為減譯 (subtractions)，判別基準主要根據結構是否消失 (structural losses)，以及文法、語意型態是否符合譯語要求 (Nida, 1964, pp. 231-233)。七種減譯現象³ 包括：

1. 省略語意冗餘 (repetitions) 的成分；
2. 省略特定指涉 (specification of reference) 或使用代稱，尤其聖經中重複出現的人名；
3. 省略連接詞 (conjunctions)，使前後句子由從屬關係轉為並列結構，或是以對等語連接；
4. 運用轉折詞 (transitionals)，將承先啓後的敘述簡化；
5. 改變源語範疇 (categories)，以達到自然譯語的目標；
6. 捨去稱呼語 (vocatives)，以尊重不同語言對稱呼語的差異；

7. 捨去在譯語端不具特殊意義的常套句 (formulae)。

首先，從 Nida 對於減譯與否，以「結構是否消失」為判別基準來說，Nida 的減譯事實上偏重在譯語的從「量」簡化，而未顧及譯語之「質」的變化。

其次，Nida 對於減譯的論述，基本上是以譯語端觀點為標準。究其語料大量來自聖經翻譯，為達傳教之目的，為使不同語言、文化、歷史背景的人可以瞭解聖經的內容，以調整訊息做為輔助可說是一種必要之手段。從而，Nida 之減譯固然說明了基於譯語端需求的翻譯簡化，從另一角度來看，倘若文本類型有別，抑或非基於同一翻譯目的時，是否譯者的翻譯選擇將有所不同？而且譯者的考量除了譯語端因素，是否亦受制於源語端因素？Nida 之減譯調整顯然未論述及此。基此，本文對於譯者之翻譯選擇除了譯語端考量以外，亦將兼及源語端因素之探究。

二、Mona Baker 的翻譯簡化

Mona Baker (1998, pp. 288-289) 提出簡化、清晰化與規範化等翻譯文本的三大普遍特徵 (universals of translation)⁴。針對翻譯簡化部分，係從辭彙 (lexical)、句法 (syntactic)、風格 (stylistic) 等三大面向加以剖析。

首先，在辭彙方面，Mona Baker 提出六項辭彙簡化的基本原則，包括：

1. 以上義詞 (superordinate terms) 取代譯語的對等下義詞 (hyponym)⁵；
2. 以譯語的近似概念 (approximation of the concepts) 做為替代；
3. 選用普遍性、熟悉的同義詞；
4. 從功能對等角度，轉移源語用詞；
5. 以迂迴表現替代概念相符的高難度詞語 (high-level words) 表達方式；

6. 以釋義方式填補文化差異。

Mona Baker (1998) 的辭彙簡化基本上是以詞語「替代」為出發點，而 Nida 的減譯則重在詞語的「刪略」。換言之，Mona Baker 的簡化偏重在詞義範圍、輕重的改變以及概念的清楚或模糊，而 Nida 較偏重在可刪除、省略的詞語類型。就訊息「量」的角度，刪略固然是一種簡化操作；然而，詞義的範圍、輕重以及清楚與否，亦可視為訊息從「質」的層面所產生的簡化。所謂語言簡化，應不侷限於「量的減少」，或是「質的稀釋」，兩者均屬簡化成分之一。從而，本文對於簡化之定義將把質與量同時納入考量。

關於句法簡化，Mona Baker (1998, pp. 288-289) 援用 Vanderauwera 1985 年的研究，指出複雜句法的簡化包括非限定式子句 (non-finite clause) 譯為限定式子句 (finite clause)，以及中止符號 (suspended periods) 的運用 (Mona Baker, 1998, p. 288)。本文研究之日漢語言組合有別於 Vanderauwera 之德英語言組合，德英同屬印歐語系，尚且發生上述句法簡化，而日漢語言，一為粘著語、一為孤立語，語言差異甚於英德，那麼句法簡化不但也極可能存在於日漢翻譯過程，甚至可能存在更大幅度的簡化；是否除上述結構改變以外，另涉及句式改變或其他形式的變化，本文將就此進行觀察。

三、楊承淑之研究與翻譯簡化

口、筆譯的翻譯過程，前段涉及理解、分析部分應無太大差別，最大差異應在於產出方式以及所受的時間限制。同步口譯邊聽邊譯的特點，使譯者經常處於資訊不足狀態，而必須將訊息儲存而後提取，亦即使譯者的訊息對應經常出現「一對多」、「多對一」的譯法 (楊承淑，2005，頁 20-39)。反觀筆譯由於時間較為充裕，在形式、詞義、句法的對應上要求更精準，因此訊息對應應以「一對一」為主。而且，由於筆譯不若口譯經常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先行產出，而後再伺機補足，因此簡化的訊息單

位亦可能相對較小。據此，後續探討筆譯的簡化時，相較於訊息的對應方式、簡化位置，應更著重觀察譯者對訊息單元的簡化手法。

語料方面，楊承淑（2005）以分屬不同口譯類型、口譯過程以及語言組合的語料，探究口譯簡化與語料類型、譯者的相關性。基於筆譯並無口譯之同步、逐步、轉譯等多重類型之別，為便於觀察、比較譯者的翻譯選擇，並探究日漢筆譯的簡化現象與「選擇性調整」、「義務性調整」⁶之關聯性，應以蒐集多位譯者的同一翻譯文本為最適語料。

關於簡化之定義與類型，相較於 Mona Baker 以及 Nida 等人的研究，多著重在描述簡化內容（what），楊承淑（2005）的檢驗方式較偏向於如何（how）簡化。基於本研究擬探討簡化的原則與規律，除瞭解日漢翻譯的簡化內容以外，更須探討簡化成因，參酌楊（2005，2006）對於簡化的定義與分類，可提供本研究具體的檢驗標準。

楊承淑（2006，頁 182）擴充原先對訊息簡化的分類⁷，並和增補手法形成一對一的對照形式，經簡化手法的重新分類，簡縮與刪除兩項拆解成「省略」、「合併」、「緊縮」，並根據 Nida 的見解重新定義「刪除」，提出「流失」項目。基於緊縮、流失、轉置等類型，其成因顯然與口譯的相關性較大，且緊縮、合併同樣具備重組訊息的操作屬性，再者筆譯之簡化較少跨句之訊息重組，因此就筆譯之研究而言，應無須將原先的訊息簡縮加以重新定義與歸類。其次，儘管筆譯亦有將訊息轉入情境的「轉置」操作，但是僅適用於置入上下文語境時。總結以上，本研究有關簡化類型與定義，擬區分為以下三種：

- （一）訊息簡縮（reduction）：前後訊息成分的相互吸收。
- （二）訊息刪除（deletion）：去除冗餘或重複的訊息。
- （三）訊息弱化（weakening）：訊息部分刪除或淡化。

參、語料分析

本文擬透過實證，根據翻譯事實觀察日漢翻譯的簡化現象。基於譯者成熟度以及題材類型可能對觀察結果造成影響，語料選擇（詳參表 1）以文本類型多樣化為原則，並包含成熟譯者⁸之譯作，以彌補觀察缺口。其次為觀察不同譯者對同一文本的簡化處理，採取多位譯者的譯本。

一、語料背景說明

前四篇係取自翻譯研究所的課堂習作，為彌補觀察缺口，語料 5 採取成熟譯者受託翻譯的譯作，該語料篇幅僅略少於前四篇的總和。除驗證用的語料 5 僅有一份譯本以外，其餘語料 1 至 4 皆各取得六份譯本，實際參與譯者共計 14 位，30 人次。

表 1 語料背景資料

語料代號	1	2	3	4	5
語料作用	初步觀察	初步觀察	初步觀察	初步觀察	比對驗證
文本類型	新聞報導— 人物特寫	新聞報導— 環保新聞 特寫	新聞評論— 社論	名人講稿	知見心理學 推廣手冊
語料篇幅 (源語字數)	1381	1100	956	2675	4858
譯者人次	6	6	6	12 (前半、後半 各 6 位譯者)	1
譯者代號	A,B,C,D,E,F	A,B,C,D,E,F	A,B,G,H,I,J	前半： A,B,G,H,J,K 後半： A,B,I,L,M,N	O
筆譯經驗	6 位準譯者	6 位準譯者	4 位準譯者 2 位新進譯者	9 位準譯者 1 位新進譯者	1 位成熟譯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訊息簡化成因

語料分析過程將外在屬性特質相近的簡化事例予以歸類，經過梳理發現影響譯者之簡化操作有以下七種成因，以下將基於共同簡化成因之操作手法加以彙總，並配合實例說明：

(一) 基於知識背景的共有

簡化類型	操作手法	說明
簡縮	以「 訊息融入前後文 」的手法藉著代稱取代前後文頻頻出現的高頻詞。例如「京のアジェンダ 21 フォーラム」簡縮為「上述論壇」，或「幸せな成功者」簡縮為「她們」。	操作前提是文本語境所形成的共有知識平臺，使簡化不致影響讀者的理解。這種簡縮手法跨越句子的侷限，因此「訊息融入前後文」應從語篇的觀點視之。而簡化因子乃來自源語端。
刪除	關於「 刪除上下文或主題的背景訊息 」的手法，刪除對象是主題性的重複詞語、連貫詞、或是雙重修飾語的取大捨小，例如將「良い社風」的「良い」成分去除。	這類刪除都是立足於讀者與譯者共有背景知識的前提，因此訊息內涵可從上下文得到回補，亦即訊息具有可回復性 (recoverability)。而從刪除的語境訊息多屬第二次、第三次出現的訊息來看，訊息刪除也受源語語序的影響，因此應該相對屬於偏向源語端的簡化操作。
弱化	「 雙重語意的取大捨小 」，例如將「直後」譯為「之後」，「開催場所」譯為「會場」或「球場」，「痛感」譯為「感覺」等，操作僅保留核心語意，流失次要訊息。	刪除部分訊息的依據來自於知識背景的共有。而知識背景的形成則來自於前後文，因此弱化因子偏向源語端。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避免語意重疊

簡化類型	操作手法	說明
簡縮	<p>「訊息融入前後文」的另一層意義在於避免相同詞語的一再重複。例如將「京都」譯為「當地」、「京のアジェンダ 21 フォーラム」處理為「上述論壇」,以及「幸せな成功者」譯為「她們」等。</p>	<p>這些例子說明了「避免語意重疊」是日漢翻譯的重要簡化成因。相對來說,源語一日語對於詞語的重複與否,似乎比較不是關注的重點。</p>
刪除	<p>基於避免語意重複的刪除手法除了「刪除上下文或主題的背景訊息」,係針對主題延續的重複詞語、並列句中的重複詞語,例如「要る物と要らない物」,其次尚有對「言談與思維動詞」的刪除,例如「～と思います」。</p>	<p>言談與思維動詞之所以可刪除,是因為話者思維已包含在語意內涵當中。這些刪除皆以「重複」為要件,基於譯語的訊息先後通常比照源語,對同一訊息通常是保留前者刪除後者。因此,刪除與否決定於源語端。</p>
弱化	<p>「修飾成分去除」的弱化操作,乃是將「いつも」、「まったく」等程度副詞刪除而使得譯語訊息強度趨弱。例如「日本ツアーにきている韓国や臺灣の選手の気持ちがよくわかりましたね」譯為「參加日本巡迴賽的韓國與臺灣選手的心情,我終於也能夠體會到了」。</p>	<p>「副詞」的流失就外在形式,可視為訊息的「刪除」,然而從其作用在使訊息強度轉弱,而將這類刪除視為訊息的「弱化」。這種「修飾成分去除」的弱化操作,通常副詞的訊息成分已經包含在前後文語意當中,因此弱化前提乃建立在語意重疊的基礎上,弱化因子同樣決定於源語端。</p>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 基於源語特質

簡化類型	操作手法	說明
刪除	「 刪除語意抽象、淡化、虛化詞 」，例如「ほど」以及「程度」等。這類詞語轉入譯語往往顯得冗餘，而刪去並無損訊息完整。例如「費用も ISO の十分の一程度」譯為「費用僅需 ISO 的十分之一」。	語意抽象、淡化、虛化詞的語法意義高過實質語意，在譯語無存在必要，從譯語回譯也找不回來，應視為由源語特質所決定的刪除。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 基於訊息強度的循序調節

簡化類型	操作手法	說明
弱化	「 訊息處理的先弱後強 」例如「人は皆、…」，譯為「人常因為…」；將「偉大」譯為「有成」等。從詞與詞的對應而言，譯語訊息看似較弱，其實擴大訊息對應範圍時，流失、減弱的訊息可從上下文得到補償。	這種弱化手法雖是順應漢語的功用原則—訊息的「由輕到重」(湯廷池, 1988, 頁 122-130)，然而訊息強弱的調整與否，乃出於譯者主觀判斷。因此，弱化因子應歸於譯者因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五) 基於觀點改變

簡化類型	操作手法	說明
簡縮	透過「 敘事觀點、方法的改變 」將觀點調整為譯語端讀者的立場，例如把「効果があつた」譯為「好」；又如日本報紙所載「日本ツアーにきている」譯為「旅日」，其觀點顯然已從日本的本地觀點，轉移為臺灣讀者的視點。	改變敘事觀點可說是譯者調整譯語讀者和源語之間距離的方法。其次，譯者亦可藉改變敘事方法使譯語更為簡潔明快。 這些簡縮手法都是將敘述方法改為符合譯語常規的表達方式，是偏向譯語端考量的操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六) 基於順應譯語型態

簡化類型	操作手法	說明
簡縮	語料 1 有許多譯者主動介入「 詮釋並行語言 」的操作。例如『体力にまかせ九週続けて大会に出場したら「あんたバカじゃない」なんていわれてしまった』為間接敘述中穿插直接敘述，而譯語「……被人說成頭腦有問題」則統一為間接敘述。	標點符號可視為文字的「 並行語言 」，譯者藉著去除引號，將敘述方式由直接轉向間接，讓譯語讀者維持在同一視角，這種譯者介入除了個人的判斷以外，其實也受到源語、譯語敘述風格差異的影響。簡縮因子同時來自源語、譯語端考量。
刪除	刪除「 源語與譯語敘述風格的差異 」，把源語一再出現的人物名號、敬稱，例如「さん」、「選手」予以刪除。	稱呼語的使用與文化背景息息相關 ⁹ ，源語與譯語敘述風格的差異會對譯者產生詞語搭配的「選擇限制」(selection restriction) ¹⁰ ，刪除明顯是根據譯語端考量。
弱化	譯者藉「 去除並行語言 」手法，去除引號使訊息強度降低的例子，例如「…との会談で一致したのは、『移設先は県内』ということの確認でしかなかった」譯為「會談中…僅是確認了境內遷移的共識罷了。」	日語和漢語對於引號的使用有其相通之處，而最大不同在於漢語可做反諷或質疑之解釋 ¹¹ 。因此，這類手法應從語用層面考量是否在譯語端造成不必要之錯誤聯想，弱化因子決定於譯語端。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七) 基於譯語修辭需要

簡化類型	操作手法	說明
簡縮	以「 結構精簡的訊息置換 」手法簡縮訊息者，例如「忍び寄る見えない敵」譯為「生理極限」；亦有進一步以成語形式替換的，如「成功者の仲間入りをしている」譯為「成功在望」。	成語是漢語凝聚訊息的極致表現，因而這種訊息置換應視為站在譯語端讀者的角度，由修辭所主導的簡縮手法。一般而言，型態優先於修辭，先求達意而後美化，因而基於修辭的簡化應發生在翻譯流程之後段。
刪除	「 刪除文本重整後的冗餘訊息 」手法運用在譯語跳脫源語重新構句時，有時難以兼顧訊息完整而刪除部分訊息，有時基於詞語搭配的考量而將訊息刪除。例如「人類は、永い間貧しさとの闘いの歴史でした」譯為「人類長久以來都在解決貧窮的問題」。	有時比照源語形式，可能產生語意曲折難懂，甚至語意模糊的情形，因而如此操作可說藉由去蕪存菁、捨輕就重的方式達到修辭效果。
弱化	「 詞義範圍擴大，語意趨於模糊或淡化 」的弱化手法，例如「親友」譯為「朋友」；其次「 語境訊息的調整 」手法，例如將「それがいま」從功能對等角度譯為「然而」。運用「 文本重整 」方式導致部分訊息流失者，例如「普通の能力の人ではできそうもない難しいこと」譯為「太富於挑戰性」。	這幾種弱化手法當中，「文本重整後的訊息部分流失」通常是針對較大訊息單元，而訊息之所以流失，主要是因敘述方式改變而產生詞語搭配的限制。其餘兩種手法多以詞為單位。其次，三者共同之處在於「修辭」考量，使譯語文本朝讀者靠近，展現更高的可讀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總結以上對簡化成因的分析，訊息「簡縮」的對象屬於單位相對較大的詞組、子句，而簡縮與否則屬個案性質，亦即多屬於譯者可自由裁量的選擇性調整。訊息「刪除」通常以詞語為單位，刪除成因多來自訊息重

複。從譯者行為來看，譯者對於重複詞語的刪除偏向選擇性調整；而在刪除言談、思維動詞以及對源語與譯語敘述風格的差異上，兩者皆與語言系統的差異有關，譯者刪除手法的運用也展現高度的一致性，屬義務性調整。

至於「弱化」操作方面，操作的對象通常非核心訊息，譯者可藉此調整語篇強弱度。其次，譯者對「並行語言的去除」、「修飾成分去除（副詞）」的處理一致性較高。亦即，儘管弱化操作皆屬譯者的選擇性調整，然而譯者對於程度副詞的處理方式，往往出現不約而同的傾向。

肆、研究結果

本節將針對語料分析過程所觀察到的譯者共同行為、譯者的介入情形，以及順應譯語對簡化的影響等三個層面說明研究結果。

一、譯者的共同行為

簡縮的共同手法最常表現在訊息單位較大之「結構精簡的訊息置換」（下頁表 2）上，顯示譯者面臨結構解析的困難時，往往會從訊息承載量最大、用字最精簡，也是譯語讀者能立即有效領略的成語、慣用語、諺語等尋求替代方案。

訊息刪除的共同手法除了針對語言、文化差異而進行的「刪除日語的言談和思維動詞」、「源語與譯語敘述風格的差異」、「刪除語意抽象、淡化、虛化的詞」操作以外，其次要屬對語境訊息的刪除（下頁表 2），譯者的共同行為說明了譯語極力規避重複。

訊息弱化的共同手法明顯表現在「修飾成分去除」（下頁表 2），亦即程度副詞的刪略。日譯漢過程譯者選擇將副詞內隱的解決方案，可能是為追求譯語的自然與可讀性、正確性，而在語境、共同知識背景等得以補足訊息的前提下，選擇捨去程度副詞。

表 2 譯者共同手法分析表¹²

簡化類型	簡化手法	源語訊息	語料編碼	譯者人數
簡縮	敘事觀點、方法的改變	「有り難い」という気持ちが湧いてきて	4-53	2
		何としてでもいい会社にして将来に繋いでいこう	4-54	3
	並行語言的詮釋	「あんたバカじゃない」	1-14	2
		「結論の先送りでは困る」	3-8	3
	結構精簡的 訊息置換	意味の無い人生をおくっています	4-9	4
		普通のことを極めていく	4-13	2
		実践してもすぐに成果に結び	4-25	2
		すぐに益がなければ意味が無い	4-44	2
		「有り難い」という気持ちが湧いてきて	4-53	2
		何としてでもいい会社にして将来に繋いでいこう	4-54	3
刪除	刪除日語的言談和 思維動詞	と言うしかない	3-17	2
		ということを認識すべきだ。	3-20	3
		と思います	4-11	4
		と思います	4-19	6
		と思います	4-23	3
		と思います	4-45	5
		と思います	4-46	4
		と思います	4-48	4
		と思います	4-49	4
		と思います	4-57	6
	と思います	4-62	6	
	刪除上下文或 主題的背景訊息	京都市内	2-11	2
		対策	2-17	2
		いま	3-4	2
		基地	3-6	5
		副次官	3-8	3
		まず	3-10	2
		自体	3-10	4
移設		3-14	3	

刪除	刪除上下文或 主題的背景訊息	しかし	4-3	2
		人	4-7	3
		整頓	4-18	2
		全体	4-18	2
		物	4-27	5
		丁寧	4-39	3
		外部から	4-42	4
		せずにはおれない	4-53	4
	源語與譯語 敘述風格的差異	さん	1-2	5
		選手	1-30	6
		さん	1-32	6
	刪除語意抽象、 淡化、虛化的詞	ほど	1-16	3
		程度	2-7	5
		はず	3-16	2
		姿勢	3-17	2
筈		4-17	3	
刪除文本重整後的冗餘 訊息	所が多く見受けられます	4-17	2	
	歴史	4-33	3	
	時代	4-34	2	
弱化	並行語言的去除	「浩美スマイル」	1-4	3
		「県内移設ありき」	3-10	2
	雙重語意的 取大捨小	開催場所	1-12	2
		思い込んでいます	4-8	2
	修飾成分去除	だけ	1-15	3
		よく	1-24	3
		新しく	1-39	4
		そのまま	3-11	2
		いつも	4-19	3
		皆	4-23	4
	詞義範圍擴大 語意趨於模糊	要領よく	4-60	3
		親友	1-15	2
		取り組む課題の一つ	2-17	3
	訊息處理的「先弱後強」	共同利用実験	2-19	2
		皆	4-7	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譯者介入

(一) 以成語濃縮訊息

本文觀察到譯者將源語中非成語、慣用語的訊息簡化為成語、四字符，而且如此簡化往往針對同一訊息，表示這種簡化在譯者之間具有相當的共同性。基於對應源語訊息並非具有文化特殊性的內容，也無關語法、句式差異，因此簡化應可說是譯者主體性的展現。

(二) 改變敘述觀點

譯者改變敘述方式以調整視角，使源語的直接敘述轉變為間接敘述，讀者視角由第一人稱轉向第三人稱。操作的結果首先可能使讀者立場更符合實際情況，因為畢竟譯語讀者很可能無法像源語讀者一樣，和源語作者處於同一時空背景或情境。因此，這種譯者介入調整固然是一種向譯語常規靠近的做法，換個角度來說，更是譯者在衡量讀者立場之後的主動介入。

(三) 訊息分布與訊息量的均衡配置

語料中觀察到譯者壓抑前言以突顯後語，使訊息分布的強弱對比更明顯，突顯核心訊息的做法；此外，亦有考量與前句的銜接性而在句首增益訊息，句尾則將重整文本之後的冗餘訊息予以刪除的譯例。如前所述，這些對訊息輕重以及訊息量的調整其實都是符合語用的功用原則；其次，這些操作多出於驗證用的語料⁵，亦即專業譯者之手，顯示譯者對訊息輕重與分布的調整除了需要更高層次的翻譯技法配合，也可說是譯者基於美化譯語所做的簡化操作。

三、順應譯語和簡化

Nida 的減譯基本上是以訊息在譯語端是否具有特殊意義做為簡化與否的判別依據，本文在順應譯語的簡化方面則有以下不同觀察：

（一）譯語端語法規則決定刪除順序

站在去除源語重複這個翻譯文本共同規範的基礎上，本文觀察到刪除重複詞語還受到漢語語法規則的制約，亦即對「正反問句之並列結構」(coordinate structure) 的刪略原則¹³。這種刪略方式並非出自於譯者個人主觀，亦可從多位譯者的一致性處理手法得到佐證。簡言之，刪除重複是翻譯文本的普遍特性，而刪除方式則可能存在語言差異。

（二）受制於譯語端詞語搭配限制的簡化

譯者處理有別於譯語風格的長句訊息，例如日語常用句式「という」，改寫為譯語端較為自然的句式之餘，往往無法同時兼顧詞語搭配，而使源語訊息產生簡化。根據語料分析結果，因詞語搭配困難而產生的簡化有兩項：一是刪除文本重整後趨於冗餘的訊息；另一項為因應句式改變而產生的詞語搭配困難，不過這必須建立在不影響語意的前提下。

（三）為避免譯語端讀者誤解而產生簡化

過去翻譯研究較少提及簡化與標點運用的關係，然而 Peter Newmark 表示，標點的運用會影響對文本的詮釋（賴慈芸編譯，2005，頁 74）。本文則觀察到譯者對引號的去除，究其原因在於漢語對於引號的運用，往往用於反映諷刺或質疑的意涵。去除引號可避免讓譯語讀者做出超乎源語意涵的聯想。因此，這項簡化操作是譯者基於譯語端的特殊解讀方式而介入的簡化操作。

伍、結論

本節根據語料分析的結果，試將簡化的操作原則與規律做一整理（下頁表 3），並針對日漢語言組合對簡化翻譯的影響，亦即日漢語言組合之簡化「個性」部分提出研究發現。

一、譯者的翻譯選擇

簡化手法之於譯者，代表了不同的翻譯選擇，亦即譯者的溝通取向。為更清楚掌握譯者的翻譯選擇，本文將語料分析所提出的七項簡化成因與簡化手法列表對照，同時為進一步說明譯者選擇和源語、譯語的關係，並將簡化因子以源於源語端、譯者主觀，乃至於譯語端做一順向排列。表 3 之簡化成因與簡化手法之對照表，既然係根據多位譯者的簡化操作梳理而來，從翻譯實務角度來說，亦可視為一種簡化操作的規律。

表 3 簡化成因與簡化手法對照表

譯者選擇		源語 ← 譯者 → 譯語						
簡化成因		知識背景 共有	語意重疊	源語特質	訊息強弱	觀點改變	順應譯語	譯語修辭
簡 化 手 法 標 記	簡 縮	訊息融入前後文		敘事觀點或 方法改變		並行語言 的註釋	結構精簡 的訊息置換	
	刪 除	刪除上下文或 主題的背景訊息	刪除語意 抽象、淡 化、虛化詞		源語與譯語敘 述風格的差異			刪除文本重 整後的冗餘
	弱 化	雙重語意 取大捨小	訊息處理 先弱後強		並行語言 的去除	語境訊息 調整		詞義範圍擴大 語意趨於模糊
		修飾成分 的去除		文本重整 的訊息流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表 3，從簡化因子來自源語或譯語端來看，翻譯簡化往往先發生在接近源語端的「知識背景共有」、「語意重疊」的情況，這些相對屬於譯者具高度一致性的簡化操作，訊息單位偏向詞、詞組等較小單位。隨著譯者的主動介入，訊息簡化可能發生在對訊息強弱的調整、觀點改變、

順應譯語、譯語修辭等層面，訊息單位也相對從詞擴大到詞組、句的層級，而產生脫離源語句法的簡化操作；因此，這些也相對偏向譯者主觀的選擇性調整。其次，簡化手法的落點分布並不平均，表中簡化手法的落點相對偏向右方，亦即偏向譯語端者居多，說明譯者的翻譯選擇相當程度決定於譯語端的考量。

二、譯語對修辭要求所引發的簡化

（一）漢語的「同義避複」

反覆是漢語的修辭手段之一，可以用來增強韻律、深化語意、銜接語篇，而重複往往只是透過機械的手段，彌補聽覺或理解的障礙¹⁴。

由上頁表 3 來看，包括簡縮類型中的「將訊息融入前後文」、刪除類型中的「刪除上下文或主題的背景訊息」，以及弱化類型中的「雙重語意的取大捨小」簡化因子都源於知識背景的共有，簡化之所以發生都在避免重複。總結來說，譯者可能基於漢語避免重複的修辭原則，產生簡化需求，簡化依據則由共有知識提供，所以讀者不因簡化而產生理解障礙。

漢語之避免重複亦可從數據得到佐證，本文語料的簡化有六成以上屬於「刪除」類型，而「刪除上下文或主題的背景訊息」又是其中簡化頻率最高者。

（二）漢語習於引經據典

成語是在長期的社會語用過程中產生，因此結構相對固定，不能任意改變詞序。由於形成和歷史文化有密切之關係，成語意涵豐富，除了字面意義以外，往往還隱含典故。因此，運用成語，在合作原則的運作之下可使用最精簡的文字喻化、抽象或引申出某種含義，成語的修辭功能也從中產生¹⁵。

表 4 譯入成語的簡化操作¹⁶

操作手法	訊息特點	簡化示例
結構精簡的 訊息置換	將訊息內容 極度凝 聚成爲 成語、四 字格	① 1-28 忍び寄る見えない敵… → 1-28A 生理極限 ② 1-36 しりすぼみで終わっちゃう… → 1-36B 不了了之 ③ 4-9 意味の無い人生をおくっています… → 4-9G 虛度一生 4-9H 虛渡一生 4-9J 虛擲人生 4-9K 磨耗人生 ④ 4-13 普通のことを極めていく → 4-13G、H 精益求精 ⑤ 4-25 実践してもすぐに成果に結びつかないこと… → 4-25A、H 無法立竿見影 ⑥ 4-35 貧しい中で物を求めている → 4-35A 物資匱乏 ⑦ 4-44 すぐに益がなければ意味が無い → 4-44A 重短期績效 4-44N 短視近利 ⑧ 4-46 評価されないことはやらない → 4-46A 唯利是圖 ⑨ 5-37 成功者の仲間入りをしている → 5-37O 成功在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表 4 來看，許多例子即使沿用源語形式直譯，也不至於產生詰屈聱牙的翻譯腔，有趣的是儘管這些應屬個案性質的選擇性調整，然而將譯語轉換為成語或近似結構的四字格者，卻往往不只是單一譯者的行為。而且，訊息簡化結果即使不是完全相同，如 4-13G、H 同把訊息簡化為「精益求精」，4-25A、H 一致簡化為「立竿見影」；否則也是用詞、結構相近的四字格如 4-9G、H、J、K 之分別譯為「虛度一生」、「虛渡一生」、「虛擲人生」、「磨耗人生」。

這些例子指出兩點值得關注之處。首先，即使不存在語言形式差異、

文化空缺的問題，譯者仍傾向以成語來置換訊息。其次，動機相同結果也未必一致，然而譯者卻不約而同選用同一或極為近似的成語、四字格。引用成語的功效在於「言簡意賅、增強文勢、豐富話語文化內涵」（陳汝東，2004，頁 114），換句話說就是在增加文字張力，表現更豐富的文字意涵。而根據閱讀理論的訊息產出，將接收到的訊息再度產出時，往往只留下語意內容而擺脫形式、語法¹⁷。當上述修辭目的與核心語意同時作用時，譯者選用成語做為替代訊息實屬理所當然，既然成語乃是相沿習用之下的共同文化資產，文化背景相同的譯者將訊息對應到同一成語亦可謂順理成章。

（三）源語屬性特質所引發的簡化

觀察刪除語意抽象、淡化、虛化詞的簡化手法，屬於兩人以上譯者的共同行為者（表 2），包括「ほど」、「程度」、「はず」、「姿勢」等語法意義高於實質語意的詞語，這種簡化方式無疑和語法差異有關，但究竟為僅適用於日漢語言組合之特殊情況，抑或普遍存在於日語對任何其他語言？針對此一疑問，以下從日譯英文本的訊息處理尋求解答。

根據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的原文和英文版對照表（下頁表 5），形式名詞在英譯本裡幾乎都已經消失；例如例 1 的「着陸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ころ」在英譯本當中為「on approach to」，顯然沒有「ところ」的對應訊息，例 3 的「気がするくらい」在英譯本中僅譯為「feel」，也未譯出「くらい」。不過，有時為了語言表現的多樣化，也可能將語意淡化的詞對應譯出，如例 2 的「不思議なもの」在英譯本為形式對應的「a funny thing」。

對照日語小說英譯本以及本文語料，可以發現日漢翻譯以及日英翻譯對於語意抽象、淡化、虛化詞同樣傾向刪除，因此刪除原因不應完全歸於特定語言組合，嚴格來說應是受到源語的屬性特質所制約。

表 5 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英譯本的形式名詞處理

語例 編號	對應 訊息	源語／英譯本對照
1	ところ	僕は三十七歳で、そのときボーイング 747 のシートに座っていた。その巨大な飛行機はぶ厚い雨雲をくぐり抜けて降下し、ハンブルク空港に着陸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だった。
		I was thirty-seven then, strapped in my seat as the huge 747 plunged through dense cloud cover on approach to the Hamburg airport.
2	もの	記憶というのはなんだか不思議なものだ。
		Memory is a funny thing.
3	くらい	それらはあまりにもくつきりとしているので、手をのばせばひとつひとつ指でなぞれそうな気がするくらいだ。
		I feel as if I can reach out and trace them with a fingertip.
4	こと	私のことを覚えていてほしいの。
		I want you always to remember me.

資料來源：村上春樹（1991）。*ノルウェイの森*（頁 5-17）。東京：講談社。
Jay Rubin (2000). *Norwegian Wood* (pp. 3-9).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四）簡化類型與代表意義

「簡縮」重在長訊息的簡化，其操作手法是透過源語結構的精簡，將訊息置換為語意凝聚而意涵豐富的成語，其意義在「發揮修辭功能」。「刪除」方面，統計數據顯示避免重複是造成訊息刪除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去蕪存菁」可視為訊息刪除的代表意義。而訊息弱化從語用角度來看，是譯者藉著調整訊息的強弱、輕重以符合語言的功用原則。因此，弱化的最大意義在「突顯訊息焦點」。因此，簡化操作不代表源語的減損、扭曲，而是以「簡縮」美化譯語；以「刪除」減少冗餘；藉「弱化」突顯核心。

冗餘與不足本就並存於所有語言溝通形式，也是語言轉換過程中譯者必然面對的矛盾，只不過本文係以簡化為研究主題，故未論及翻譯的清晰化現象，事實上王克非（2003，頁 410-417）研究發現，無論英譯漢與漢譯英都呈現目標文本擴增的特點。亦即，翻譯的簡化與清晰化並存於譯語文本，彼此就像一體兩面的關係，由譯者在這過與不及的兩端調節訊息輕重、多寡，確保訊息仍然質純而適量，不因調節而扭曲失真，也不因修補而過度擴增，努力做到「簡化與清晰化的對應與協調」。

（五）結語

本文最終目標在協助譯者掌握簡化成因，靈活運用技巧，達到更有效的溝通。從快速而正確處理大量訊息的角度思考，經條理化的簡化成因以及明確的操作手法應可提供翻譯實踐一些具體可用的參考準則。未來研究的進行方向可從「日譯漢」延伸至「漢譯日」的翻譯簡化研究，並從「語際」比較擴及「語內」比較。

註釋

1. TEC 翻譯語料庫蒐集了各語言譯入英語的文本，分為四個子庫：小說、傳記、新聞、期刊。詳見 <http://www.llc.manchester.ac.uk/ctis/research/english-corpus/>
2. Mona Baker (1998, p. 228) 指出，選擇性調整 (optional shifts) 與譯者風格、意識形態、文化因素有關。
3. 減譯的中文譯詞及其相關描述參考楊承淑 (2006, 頁 168-169)。
4. 該翻譯百科全書係由 Mona Baker 主編，而有關 universals of translation 部分 (pp. 288-291) 則由 Sara Laviosa-Braithwaite 所撰寫。為避免重複冗長的說明，以下提及翻譯的普遍特徵時，將以資料出處的觀點，標示為 Mona Baker (1998)。
5. Mona Baker (1992, p. 20) 對上義詞、下義詞之區分是根據語義範疇的層級，上義詞指一般性詞語而下義詞則指詞義明確、特定者。
6. Mona Baker (1998, p. 228) 指義務性調整 (obligatory shifts) 源於語言系統差異者。
7. 楊承淑 (2005, 頁 20-39) 提出五項口譯的簡化類型：簡縮、刪除、弱化、合併、轉置。
8. 本文依據參與譯者的筆譯經驗區分為準譯者、新進譯者與成熟譯者。準譯者指翻譯學研究所修習第四學期課程的學生，新進譯者指取得譯研所碩士學位從事翻譯工作未超過三年者，成熟譯者指從事翻譯工作超過三年者。

9. 稱呼語具有「交際引導」、「社交指示功能」、「溝通雙方身分、地位、關係的認同功能」、「情感指示功能」，以及「社會文化標誌」等功能（鄭濤，2002，頁113）。
10. 湯廷池（1982，頁16）指出語法除了規定詞類與語序以外，還要規定詞與詞之間的「共存關係」（cooccurrence relation）或「選擇關係」（selection relation）。
11. 參考金田一京助（1987，頁1273）以及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編（1988）。
12. 語料1～4計有63個訊息單元出現兩位以上譯者採同一簡化手法的情形，以簡化類別來看，簡縮佔10個、弱化佔15個，其餘皆為訊息刪除。為配合說明之便，同時為避免語料篇幅過於冗長，表2僅列出譯者予以簡化處理的訊息內容部分。
13. 湯廷池（1988，頁127-128）指出漢語對於「並列結構的順向刪略」，是把詞組結構中相同詞語出現於左端者，採取從左到右的順向刪略，亦即留前刪後的刪除方式。而並列結構中的相同詞語如果在詞組結構的右端，通常就採逆向刪略，刪除首次出現而保留二次出現的同一詞語（湯廷池，1988，頁127-128），換言之亦即「留後刪前」。
14. 本段參考陳汝東（2004，頁183-185，406-411）。
15. 本段參考陳汝東（2004，頁113-115）。
16. 表4為本文從語料1～5當中，所觀察到之訊息簡縮為成語、四字格的所有譯例。
17. 參考門田修平、野呂忠司（2004，頁101-110）。

參考文獻

- 王克非（2003）。英漢／漢英語句對應的語料庫考察。**外語教學與研究**，35（6），410-417。
-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編）（1988）。**著譯者必讀**。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
- 陳汝東（2004）。**當代漢語修辭學**。北京：北京大學。
- 湯廷池（1982）。**國語變形語法研究：第一集 移位變形**。臺北：學生書局。
- 湯廷池（1988）。**漢語詞法句法論集**。臺北：學生書局。
- 楊承淑（2005）。同步口譯的簡化類型與規律。**國立編譯館館刊**，33（1），20-39。
- 楊承淑（2006）。口筆譯的簡化與增補規律。載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舉辦之「第11屆臺灣口筆譯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165-185），臺北市。
- 鄭濤（2002）。稱呼語的語用翻譯研究。**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13-115。
- 賴慈芸（編譯）（2005）。P. Newmark 著。**翻譯教程 翻譯的原則與方法（A**

- textbook of translation)。臺北：培生教育。
- 門田修平、野呂忠司（編著）（2004）。英語リーディングの認知メカニズム。東京：くろしお。
- 金田一京助等（編）（1987）。くぎり符号の使い方。載於新選国語辞典（頁1273）。東京：小学館。
- Baker, M. (1998).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lum-Kulka, S., & Levenston, E. A. (1978). Universals of lexical simplification. *Language Learning*, 28 (2), 399-416.
- Nida, E.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